

·开卷有思·

侠骨柔情走天山

——礼赞毕雪静老师与她的《春在，我在》

◇夏亭有约

援疆支教，肯定会面临很多问题，准确地说是要接受很多挑战。有人想去但缺乏信心，有人去了又中途返回。毕雪静老师去了，且连去三次，第一次去时48岁，第三次回来时53岁。这不仅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坚定的信念与精神支撑。

她做得很出色，成了援疆名师，出版了诗词集《疆来疆往记曾经》，把60万字的读书教学日记整理成《春在，我在》，由河北文化音像社出版。她用行动告诉大家“进疆为什么、在疆干什么、离疆留什么”“今天我是支教的河南人，以后我就是河南的哈密人”。她明白“摆渡者任重道远，灵魂救赎还在路上”，支教就是“疗伤的药”。

援疆苦吗？难吗？远离亲人，气候干燥，生活习惯不同，学生基础薄弱……在援疆教师那里，这些都成了“幸亏”与“幸运”。用雪静老师的话说：“不是每一朵花都能开在天山上，雪莲做到了；不是每一棵树都能长在戈壁，胡杨做到了；不是每个人都能来援疆，我们做到了。”

进疆为什么？是来向天山雪莲与戈壁胡杨学习的，是来当援疆的“雪莲”与“胡杨”的；“是使者，要让中华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；是耕者，要在学生心里播下真善美的种子”。

在疆干什么？是“要上好课、教好书，教不出成绩来，腰就直不起来”，是“成功不必在我，成功必定有我”，因为他们“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河南援疆人”。

离疆留什么？“是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，是娴熟有效的教学技能，是教书育人的突出业绩，更是受人称赞的良好形象”。

她在哈密一中的时候，先教高一，三个多月后改教高三。当年高考要考全国卷，学生不知道语文是啥，更不知道高考考啥，教学难度可想而知。她“投降”“崩溃”过、与学生“绝交”过，但很快调整教学方案，降低难度与要求，课余陪学生们唱歌、跳舞。班里学生都把自己当成了雪静老师在天山脚下栽种的一棵小树，心甘情愿做她的粉丝。

雪静老师说她从亚生那里学到了节俭，从阿巴斯那里学到了爱惜公物，从一个并不相识的老师那里知道了核桃熟了竟然是开口笑的；她与巴哈古丽见面不是拥抱就是手拉着手，与阿达莱提接触不多却能倾心交谈；她与女汉子宋彬彬、德哥李德生、爱茶的马洁、兄弟李波、点灯的胥股长都成了相互需要的好朋友。用她自己的话说叫“所遇皆美好，人间真值得”。

真正懂生活的人往往善于发现、捕捉身边的美与诗意。雪静老师是语文老师，是诗人，她所在的地方又是大美新疆，自然不会放过这大背景陪衬、烘托的天然馈赠。不管是听任杏花落满身，还是走进戈壁迷宫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抑或是领略小镇风情、约会大漠胡杨、徒步五月天山，她每有空闲都会不停地走，都会用诗情去歌咏心声。她有一首诗写

得很好：“玉宇瑶台知几重，苍茫看尽识真容。有人岩上临风立，恰似天山多一峰。”28个字，将岁月的沧桑与宏大的背景浓缩为岩上一人，妙的是结句一转，人似峰，那立着的究竟是人是峰？抑或既是人又是峰？用天山的永恒定格了人物的风神，既收束全篇的苍茫之气，又拓开一层天人合一的哲思境界，有余音绕梁之效。

雪静老师也有乡愁，也有一颗玻璃心和隐秘忧伤，想家的时候也会流泪。一周22节正课，外加晚自习，她也累，也腿疼；改试卷发现全班没有一个及格的，她伤心得哭了；评试卷说到自己对学生的担心，她着急得哭了。

由雪静老师，想到只身赴新疆、写出纪实性文学《大地的云朵》的阿慧，二人身上都具有那股不服输、凡事要做必做到极致的拼命劲头，想到七次率队远航西洋的郑和，以及历经十二年、先后尝试六次、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文化的鉴真和尚，虽然规模与影响不同，但都在为文化与文明的薪火相传贡献着力量。

雪静老师是西华人，大学毕业后入职西华一高，后调到商水一高，教学成绩一路领先。同事提起她称赞有加，学生说到她赞不绝口。她的一双儿女皆考入重点大学，斩获硕士学位，如今工作也都像她一样出色。我真心为雪静老师、为他们一家人高兴，同时祝愿所有像雪静老师这样的好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！

·赠书忆往·

赠书的故事

◇贾国勇

贾平凹曾写过一个赠书的故事。大意是他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自己曾经赠予他人的著作，便买了下来，在当初的赠书语后面补写一句：“再赠xxx朋友雅存。”不少出过书的人读到这个故事，大都会意一笑，深有共鸣。清代文学家袁枚在《黄生借书说》中有言：“书非借不能读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不是借来的书，人们往往就不会认真去读。这句名言，放在赠书一事上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我出版的书籍皆是市场化出版物，大多在高端酒店的书屋，机场、火车站的书屋销售，价格不菲，想必愿意花钱购买者都会认真地阅读。可是，我发现亲手送出去的一本书，却没有被阅读，这让我很伤心。

2010年1月，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《大测谎师》。这是一本讲解犯罪心理测试专业知识的书籍，市场反响很好，卖了5万多册，我也因此挣了不少版税。彼时，一位自称喜欢测谎技术的朋友，特意找我索要了一本签名书。

转眼到了2025年，我在郑州的北闸口旧货市场淘书时，意外发现摊位上摆着一本《大测谎师》。摊主特意说明，这是作者签名本，价格要贵一些。我买下翻开一看，扉页的赠言赫然在目，正是当年送给那位测谎技术爱好者的那一本。并且，整本书崭新平整，全然没有翻动过的痕迹。我欲学贾平凹先生再次赠出，老婆却劝我：“你再赠给他，他还是不看，何必白费心意呢？”

这些年来，我陆续出版了十几部作品，都是市场化出版，正常结算版税。与自费出书相比，市场化出版也有遗憾：出版社最多给20本样书，也有给10本的，样书赠送完，若再想送人，就得自己掏钱购买。久而久之，赠书成了不小的经济负担，我就很少主动赠书了。

如今，我的每本著作留存本仅有一本，更舍不得轻易送人了。偶尔有人上门索书，实在推托不掉时，我就从网上购来旧书，签上名送给对方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一些旧书网上也很少，价格被炒至天价。前些年，一位作协的领导筹办作家签名版藏书展，让我贡献几本书。我算了一下，从旧书网买书，也要花费近千元，便婉言拒绝了。

当然，也有人值得我毫不吝啬地赠书。

2016年9月，我去岱山参加第六届“岱山杯”全国海洋文学大赛颁奖典礼。临行前，著名诗人、岱山县作家协会主席李国平先生打来电话，提醒我带几本书过去，便于获奖作者交流互换。出发前，我在旧书网上挑了四本最便宜的书，分别是《市长夫人》《市长命案》《谈判专家》《犯罪现场》。

我乘坐的是郑州到上海的火车，列车行至商丘路段时，我看到一个小伙子正聚精会神地看书，不经意间瞄了一眼，发现他读的正是我写的《神探》。和他交谈得知，他是郑州人，坐火车去曲阜师范大学求学，这本书是他在郑州火车站候车厅的书屋买的。



“这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！”他晃动着手中的书对我说，“情节曲折，特别吸引人！”

小伙子的评价让我非常感动。我想，每一位执笔写书的人听到有人评价自己的书“吸引人”，心中一定是自豪的。当下，我就把所带的四本书全赠送给了这个小伙子。

到了岱山，我才想到李国平先生的嘱咐，无奈，只好临时又从旧书网加急订购了几本。